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二辑

石一枫
著

小李还乡

一股悲凉的气氛像雾一样，随着追忆里的似水流年蔓延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二辑

小李还乡

XIAOLI HUANXIANG

石一枫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李还乡 / 石一枫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3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二辑)
ISBN 978-7-5354-8441-3

I. ①小… II. ①石…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1980 号

责任编辑: 杜东辉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闰江文化

责任印制: 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9 千字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新世纪作家文丛”总序

白 烨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接着“跨世纪文丛”，新推出的“新世纪作家文丛”。

在 20 世纪的 1992 年至 2002 年间，长江文艺出版社聘请资深文学评论家陈骏涛，主编了“跨世纪文丛”，先后推出了 7 辑，出版了 67 种当代作家的作品精选集。因为编选精当、连续出书，也因为是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学行动，“跨世纪文丛”遂成为世纪之交当代文坛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当时，主编陈骏涛在《“跨世纪文丛”缘起》中说道：“‘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 20 世纪文学，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这在当时看来实属豪言壮语的话，实际上都由后来的文学事实基本印证了。“跨世纪文丛”出满 67 本，已是 21 世纪初的头两年。《中华读书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它暂时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套文丛创始于 7 年以前的 1992 年，其时正值纯文学图书处

于低迷时期,为了给纯文学寻求市场、为纯文学的发展探路,陈骏涛与出版家联手创办了这套旨在扶持纯文学的丛书。丛书汇聚了国内众多名家和新秀的文学创作成果,王蒙、贾平凹、莫言、梁晓声、韩少功、刘震云、余华、方方、池莉、周梅森等 59 位作家均曾以自己的名篇新作先后加入了文丛。几年来,这套丛书坚持高品位、高档次,又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为纯文学图书闯出了一个品牌。”这样的一个说法,客观允当,符合实际。

也正是自 1992 年起,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强劲指引下,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加大了力度,加快了步伐,社会生活真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市场秩序的确立为重心。社会生活的这种历史性演变,对于未曾接受过市场洗礼的当代文学来说,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提高与普及的不同路向,严肃与通俗的不同取向,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相互博弈。正是在这种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以严肃文学的中青年作家为主要阵容,以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为基本内容的“跨世纪文丛”,就显得极为特别,格外地引人关注。究其原因,这既在于“跨世纪文丛”不仅以高规格、大规模的系列作品选本,向人们展示了当代作家坚守严肃文学理想和坚持严肃文学写作的丰硕收获,还在于“跨世纪文丛”以走近读者、贴近市场的方式,给严肃文学注入了生气、增添了活力,使得正在方兴未艾的文学图书市场没有失去应有的平衡,也给坚守严肃文学和喜欢严肃文学的人们增强了一定的自信。

大约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跨世纪文丛”出满 5 辑之际,我曾以《“跨世纪文丛”:九十年代一大文学奇观》为题,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跨世纪文丛”是张扬纯文学写作的引人举措,而且“有点也有面地反映了 80 年代以来文学发展演进的现状与走向。在纯文学日益被俗文化淹没的年代,这样一套高规格、大

规模的文学选本不仅脱颖而出,而且坚持不懈地批量出书,确乎是90年代的一大文学景观”。我在文章的末尾还这样期望道:“热切地希望‘跨世纪文丛’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并把自己所营造的90年代的文学景观带入21世纪。”

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我当年所抱以期望的事情,现在正好落在了我的身上。

因为种种原因,“跨世纪文丛”在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未能继续编辑和出版,因而渐渐地淡出了读者视野与图书市场。约在2014年岁末,在新世纪文学即将进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决意重新启动这套大型文学丛书,并希望由我来接替因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很难承担繁重的主编事务的陈骏涛先生。无论是出于对于当代文学事业的热爱,还是出于对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敬重,抑或是与亦师亦友的陈骏涛先生的情意,我都盛情难却,不能推辞。于是,只好挑起这付沉甸甸的重担,把陈骏涛先生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共同开创的这份重要的编辑事业继续下去。

2015年1月7日,在北京春节图书订货会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借着举办《中国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出版20周年座谈会,正式宣布启动大型重点出版项目——“新世纪作家文丛”。由此开始,我也进入了该套文丛的选题策划和作者遴选的准备工作。当时的“新浪·文化”就此报道说:“面对新的文化格局、新的文学现象,出版人仍然应该‘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跨世纪’有跨世纪的机缘,新世纪同样有着它的使命召唤。在一片喧扰之中,一大批严肃的理想主义文学者,仍然怀揣着圣洁的执著,身负着难以想象的重压蹒跚而行,出版人当然没有理由旁而观之。这正是《新世纪作家文丛》的缘起。”

经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刘学明、总编尹志勇、项目负责人康志刚几位多次沟通和商议,我们大致达成了以下一些基本共识:一、

新的丛书系列以“新世纪作家文丛”命名,即以此表示所选对象——作家作品的时代属性,又以此显现新的丛书与“跨世纪文丛”的内在勾连与历史渊源;二、计划在5年时间左右,推出50—60位当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精选集,每辑以8—10位作家的作品集为宜;在编选方式上,参照“跨世纪文丛”的原有体例,作品主要遴选代表作,并在作品之外酌收评论文章、创作要目等,以增强作品集的学术含量,以给读者、研究者提供读解作家作品的更多资讯。

事实上,文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社会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与元素的合力推导之下,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分化与泛化,创作形态也呈现出前所少有的多元与多样。文学与文坛,较前明显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异,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把这种新的文学结构称之为“三分天下”,即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严肃文学);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通俗文学);以网络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在这样一个有如经济新常态的文学新生态中,严肃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传统文学的坚守与拓进,就显得十分重要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一文学板块的运作情形,不只表明了严肃文学的存活状况,而且标志着严肃文学应有的艺术高度,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引领着整体文学的基本走向。而就在与各种通俗性的、类型化的不同观念与取向的同场竞技中,严肃文学不断突破重围,一直与时俱进;一些作家进而脱颖而出,一些作品更加彰显出来,而且同90年代时期相比,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等方面,都更具新世纪的时代特点和新时代的审美风貌。即以最为显见的重要文学奖项来说,莫言获取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自不待说;近几届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少出自“60后”和“70后”的作家频频获奖、不断问鼎,获奖作者的年轻化使得文学奖项更显青春,文学新人们也由此显示出他们蓬勃的创造力与强劲的

竞争力。这一切,都给我们的“新世纪作家文丛”的持续运作,提供了丰富不竭的资讯参照,搭建了活跃不羁的文学舞台。

我们期望,藉由这套“新世纪作家文丛”,经由众多实力派作家姹紫嫣红的创作成果,能对新世纪文学做一个以点带面的巡礼,也经由这样的多方协力的精心淘选,对新世纪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给以一定程度的“经典化”,并让这些有蕴含、有品质的作家作品,走向更多的读者,进入文学的生活,由此也对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乃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奉上我们的一份心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也为此而热切期盼!

2015年8月8日于北京朝内

目 录 Contents

- 001 神老 k
- 012 不准眨眼
- 063 五年内外
- 099 乌龟咬老鼠
- 124 老 人
- 138 合 奏
- 155 芳华的内心戏
- 176 县城里的友谊
- 198 张先生在家么
- 210 放声大哭
- 223 小李还乡
- 270 营救麦克黄
- 335 “文学的总结”应是千人千面的 / 李云雷 石一枫
- 342 创作年表

神老 k

神老 k 的故事，是我大学的班主任牛可讲起的。牛可老师仅仅比我年长十岁，来自遥远的甘肃。每年的寒暑假，他都要横跨半个中国，回到故乡探亲，这使他时刻带给人风尘仆仆的形象。而他的声音像钝器一样低沉、洪亮，正好适于传达大地的辽阔。

2000年3月，牛可刚刚从天寒地冻的老家回来，所以身边洋溢着与季节不相称的冰冷味道，而我正在经历人生中的第一次失恋。两个与春天隔绝的人坐在青年教师的单身公寓里。当时我辩证地认为，得手的恋爱是一次性的满足，而失恋之后需要找不同的人，遍复一遍地重温痛苦，最后也能达到有益身心的效果。所以我正在尽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脆弱的人，就像湖面上的最后一层薄冰，准备在早春的阳光下怅然若失地融化。然而牛可却用另一种方式善解人意：从冰箱后面拎出一瓶廉价的威士忌酒，目光如炬地审视着我说：

听说你很能喝啊。

我需要的是3月的阳光，他却点燃了冬天的烈火。在激动的对饮中，

谈话很快跑题了。从爱情的失落到家庭的温暖，很快又引入了牛可的乡关之思。他讲起他的父亲，老人家早上夹着公文包上班，晚上夹着大棒回家，少年牛可的脑袋像一颗永远也敲不碎的核桃，直到考上大学，居然还是整个儿的；还有一种童年游戏，把一寸来长的铁钉绑上红绳，做成飞镖，很多孩子被迎面戳中，不是变成独眼龙，就是变成二郎神；以及一起口角，发生在牛可八岁那年，他和另外一个小孩相互吹嘘，牛可说：

我爸是车间主任，带着两百人打死你爸。

后者回答：你爸爬得上高楼么？我爸是建筑队长，从高楼上扔下来两百块砖头砸死你爸。

牛可词穷，怒不可遏，掉头就走，复而归来，引一大斧，斫之立倒（原话）。讲到这里，牛可羞涩地笑了：年轻不懂事。接着，那个叫做神老k的人走上了我们的酒桌。牛可说，比起这个人，他那点事不值一晒。他歪头看着杯底，眼睛越来越迷离，全然不顾我在身边，自顾自地在回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最后见到神老k，就在半个月前。

当时牛可在张掖站下了火车，一天一夜的硬座让他头晕脑涨，臭屁滚滚。他和乡亲们拥挤在出站口等着验票，前面的一个矮个子忽然叫起来：

你他娘的腿顶到我的胯骨啦。

因为听到了阔别已久的乡音，牛可反而对他面露微笑。那汉子却跳起来，当胸给了他一拳。双方一边往前挪，一边面红耳赤地讲理，并且约定到了没人的地方再开打。然而出了站之后，对方却像兔子一样跑了，这时牛可才想起来摸摸自己的皮包，当然为时已晚。

在西风呼啸的夜里，牛可孤身一人，哈欠连天。父母早已经睡觉了，他不好意思给家里添麻烦，于是决定走上二十里路。即使对于一个西北长大的男人，这也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也许会有更加彪悍的人正在等着伏击他。牛可用仅存的三块钱买了一瓶土产烧酒，一口气喝光，然后

开始赶路。

他需要顺着一条黄土大路走过工厂区，然后回到地委大院。一出火车站，身边立刻一个人也没有。风声像一个农妇正在凄惨地唱歌，扬沙漫天，牛可的眼睛都睁不开，又觉得路两旁有东西在抖动。这让他更加恐惧，于是忘乎所以地奔跑起来。他看到工厂区的烟囱时，胃里好像有一盒火柴同时点燃，嘴里好像含着一把盐，怎么也吐不出来。厂房黑黝黝的巨影变成了怪物，夜风的呼号仿佛是它发出的。这里的工人是一些野性难改的人，加之效益不好，隔三差五就要制造一些恶性事件。牛可心慌意乱，幸亏看到了厂子侧门旁的一盏灯光，隐约在风沙里飘摇。

他跑进那家小卖部，正在打盹的店主脑袋像弹簧一样弹起来。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脸像风干的橘子皮，一头白发。牛可气喘吁吁地瞪着他，那男人忽然说：

你不是那个牛可可吗？

这让牛可很诧异，他半天也无法把这个男人和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对上号。对方反而比他还要窘迫，愣的时间比他还长，最后扭过身去，向里屋喊：

你来看，是不是牛可可？

一个胖胖的女人走出来，她披着一件军大衣，脸却像剥了皮的橘子一样水灵。相互鉴定之后，还是对方先说：

真是牛可可。十年前就走了吧。

他们给了牛可一瓶汽水，又从炉子上给他拿了两个包子。吃完之后，牛可要出门。两个人都没有送送他的意思。门上挂的棉被噗啦一声落下来，牛可在路上捉摸，这个奇异的经历让他忘记了恐惧。直到叫醒地委大院的看门人，他才想起那男人长发下的左耳好像少了半边。这个电光石火的发现让他自己哆嗦了一下：

这不是神老k吗。

神老 k 恐怕有四十来岁了，牛可说，可他那副样子说六十岁也有人信。岁月像砂纸一样，把年轻小伙子磨得破烂不堪。

想当年，神老 k 是地委大院最有名的流氓无赖，走路好像螃蟹一样，谁挡了他的道，他就给人家一砖头。他的本名似乎叫申志坚，当年地委大院的红卫兵要成立革命组织，大家用扑克牌来确定身份：大猫是毛主席，小猫林副主席，这是两个虚职，实际成员从 k 开始，等而次之。由于屡吃败仗，争夺不到革命的领导权，该组织决定吸收威名赫赫的申志坚，位尊红桃 k，是为神老 k。从此就没有人打得过他们了。但是神老 k 的加入也使组织彻底改头换面，变手段为目的，一伙人专事和工厂区子弟、当地驻军子弟斗殴。年轻人们用钢筋、皮带和链子锁相互砍杀，历史踏着尸骨前进。在一次著名的伏击战中，神老 k 以一当十，一棍把对方首领的脸打成了永久的傻瓜型，并且缴获了一柄军用刺刀，从此剑不离手。其后的日子里，他用这把利器手刃数人，刻着“k”字的军刺名扬张掖。

牛可当时还处在掐着小鸡鸡朝天上滋尿的年龄，一天下午，他在大院门口听到浩大的声音，几十辆锰钢自行车从他身边飞过，与另外一支车群猛烈地碰撞。瞬间就有十几个人翻身落马，在车轮之间爬来爬去。其余的骑兵也变成了步兵，穿着白衬衫和蓝色工作服的两伙人打成一片。这是牛可第一次看见神老 k。他原来是个猴子一样的人，比其他人明显矮半头，但是身高反而是一种优势，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军刺戳到对方的生殖器。他的身边惨叫一片，对手很快作鸟兽散，土地上血迹斑斑。一个企图逃命的家伙向牛可的方向跑过来，但是神老 k 不知不觉间出现在他的背后。那个高举刺刀的雄姿，那张脑后开花的脸，那两颗在嘶嚎中颤抖的门牙永远在牛可的脑海里定格了。时到如今，牛可还会手指发抖，他说：你不知道，其实人死得有快有慢，关键在你离死的那个人是远是近。他还说：我见过枪毙人，死刑犯跪在操场中间，大家在几十米开外看，啪叽一声响，人就死了；但是被神老 k 砍倒的那个年轻人和我

简直鼻子碰鼻子，所以死得如此之慢，现在闭上眼睛，好像那个人还在死一样。

其实这些不是重要的。牛可说到这里摆摆手。我主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过去我夜里想到神老 k 都要上厕所，怎么也想不到他那么一个人也有那种时候。

当时全国开始大串联，我们那里也有很多外地人。那是一些摩登的家伙，有不少人从北京来，和他们一比，我们好像有搓不完的泥。不过这些人很快就变成了流浪汉，在广阔的天地里，他们戒掉了刷牙、洗澡这些坏习惯，脖子上一条一条的，就像一群斑马。这些斑马里有一个又高又壮，还很有钱，更主要的是非常能打。他每天三顿都吃八两包子，喝三两白酒，这个饮食习惯人们从来没见过他改过。吃完了饭，就要有一两个人被他打开了花。很快，这个流浪汉就成了神老 k 的对手。他们表面上相安无事，但是忽然一天，大家都听说两个人要在足球场上决斗。也不知道是谁先挑的头，推测起来应该是神老 k，但也不排除流浪汉想借此取而代之的可能。总之我们这些孩子全都围到足球场上，等着主角登场。

那天下午太阳非常足，脚下的沙子亮闪闪。两个决斗的人如约而至，他们都穿着一身军大衣。神老 k 阴沉着脸，谁也不理，身后跟着他的几个同伙。流浪汉虽然独自一人，却风度翩翩地向大家招手，用广播里的语调说：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神老 k 等着这个“首长”挥完手，说：来吧，来吧。

对方则心不在焉地说：不用急，反正很快的。

神老 k 说：还他娘的等谁呀？

流浪汉说：最该来的还没有来呢。

神老 k 说：不用等了。反正迟早会知道的。流浪汉点了点头，两个人就站到人群中间。他们的表情也不一样，神老 k 的眼睛死死咬住对方

的脸，流浪汉的目光却晃来晃去，看见谁，就对人家笑一下。大家谁也不说话，好像能够听到阳光流动的声音。这样等了很久，每个人都把太阳晒得耳根子流汗，但是决斗的结果却简单明了：

神老 k 一撩军大衣，掏出那把军刺；流浪汉一撩军大衣，掏出一把五四。

我们眼一花，就看见神老 k 跪到地下了，刺刀也扔到一边。这是谁也没想到的。神老 k 原来是个怕死怕得要命的人，只要碰见真正厉害的，让他当儿子都没二话。

牛可讲到这里，笑得酒杯里波浪滚滚。他说，神老 k 从此变成了一个可爱的人物，转变之快，好像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对于新出现的这个嘻嘻哈哈的无赖，大家甚至感到无所适从。而那个流浪汉没过多久也消失了，他说走就走，来去自由。这些人在这里都没有什么朋友，也不需要向其他人告别。神老 k 的军刺自从那次扔掉，就再也没有捡起来过。又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居然穿上中山装，夹着两条大前门香烟，见到年长的给一包，见到年轻的给一支，点头哈腰地说：

我要结婚了，到时候一定来啊。

他那位新娘叫马丹，一直被叫做马蛋。她们家是地委大院唯一说南方话的家庭，也是长得最白的一家人。当时我们奇怪，人怎么能够那么白呢？除非往脸上抹粉笔才可以。但是马蛋说，她们老家都这么白。后来我去了一次苏州，才知道真是这样。这个时候想起来，神老 k 早就盯上马蛋了。马蛋在附近的一家暖瓶厂上班，那儿的小伙子都快让他打遍了。结婚过日子是个让人欣慰的结局，多大的混蛋也能被制住。几年之间，我们差不多把他给忘了。然而神老 k 终归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几年之后，他再次成了公害。虽然这是最后一次，但他的所作所为至今让我家邻居咬牙切齿。

那是 1985 年，神老 k 忽然辞掉工厂的工作，开始做买卖。当时的个

体户被看成不务正业，但是腰缠万贯的家伙。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倒腾什么，但是他成天带着一副神通广大的表情。有一天，大院里忽然风传，神老 k 通过行贿，搞到了大批的彩电票，每帮人家买一台，收一百块钱。刚开始当然没人相信，但是只要有第一家掏钱，就会有第二家跟上。很快大家就像怕吃亏一样，争着把钱交给他。而第一个做出表率的，就是马蛋的父亲。他骗谁也不会骗亲爹吧，亲爹没了，丈人就是爹。但是钱收齐了，彩电的影子也没见着，神老 k 就不见了。不仅他，他老婆也跑了。一千多块钱在当时可真是翻箱子底了啊，大院里好像暴动了一样，每家的女人都在号啕大哭。大家拿着棍子和铁锹，跑到马蛋她爸爸家，却看见老头子正坐在门口哭，说的南方话没有人听得懂。他的鼻涕流了一胸脯，哭了半天才对大家说了一句普通话：

我比你们还惨，除了钱，我连女儿都没有啦。

牛可说，神老 k 真像是飞到天上了一样，再也看不见了。关于他有种种猜测，最权威的说法就是拿那笔钱偷渡出国了。这个猜测仅仅来自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热衷于收听“美国之音”广播。到了 90 年代还有传闻，说有人看见他在美国和一群越南人混在一起。此时看来，神老 k 甚至带有先知先觉的色彩，那时候谁的脑子能想到那里啊，就连穿着一件上海出产的衣服都是绝对的时髦人物。神老 k 原来是个时代的先锋，这也是牛可上大学以后才这么认为的。

然而谁曾想，会在十几年后，又在故乡见到他。岁月给他留下了双倍的沧桑，看来他从来就没有出过国，甚至一直就隐居在那个卖部里，而人们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现他。你的眼睛绝对不会看见什么？就是自己的睫毛。

我在临走的时候，还特地去过那个小卖部，但是这时候那里已经关门了，棉布帘子严严实实地捂住门口，敲窗户也没人答应。这反而让我觉得可笑，想不到他有勇气留在人们眼皮底下，但十几年过去了，还是

那么提心吊胆。

牛可把酒杯“啪”地放到桌上，摊摊两只手，表示神老k的故事讲完了。但是我还有话要说。在讲述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这个故事让我们的记忆出现了构思奇特的交汇点。我又给我的老师倒上了酒，告诉他，我想要用另一个角度复述一遍神老k的传奇。

这一次要从我高中时候的物理老师王剑平讲起。我的同学们公认他是个神神叨叨的人。冬天，他戴着沉甸甸的棉帽子，穿得像只狗熊。冬天，他经常在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说：

把门关上。

然后抽上一颗烟，当众把背上的衣服撩起来，靠到暖气上烤，还说：我的脊椎不好，全都歪啦。

他还要在黑板上画出一根摇摇欲断的脊椎，让大家力学分析。

他在学校里出了名，是因为娶了一个凶悍的老婆。那个女人早就下岗了，可是在家里还能大吼大叫。声音之大，整个教工宿舍都能听见。我还亲眼看见，这时候王剑平就像一条小狗一样躲在床角呜咽。还有人看见过，他老婆掐着他的睾丸，逼他跪在地上求饶，然后去做饭、收拾房间，在此期间怕他逃跑，那只手一直没放开，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捏着那两个东西看他完成全部工作。而每到发完工资那天，这个物理老师都要跑到工会，向工会主席借几十块钱：

她把我的生活费给扣了。

有一天，我在文工团的澡堂洗澡，忽然听见两个舞蹈队的小伙子说，抓到一个小偷，正押在传达室，号召大家没事干，都去抽丫的。我过去一看，发现王剑平脸上一片青一片红，正保持着大便的姿态。一个胖子坐在他背上，用木棍敲他的脚指头。就在我洗澡的时候，他溜进一个女演员的宿舍，偷了五百块钱和一件胸罩。他真是一个理智的小偷，清楚五百块钱是判刑的下限，皮包里有上千块钱，但他就拿了那么多。但是